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快士傳 第十一卷 假僧人連累真僧人 真太監引出假太監

詩曰： 均為衲子不相蒙，共作貂璫實未同。  
怪怪奇奇誰可料，真真假假幻無窮。

卻說董聞聽說沙有恒和尚被府差拿住，要解往南京徐國公府裡去，十分驚異，急問香火道人是何緣故。道人說出這緣故來，甚是可笑。原來徐老國公年高多病，自世子襲爵之後，自己退閑養老，要選幾個女樂，以為娛老養病之資。因遣人往各處買了好幾個女子，又要尋個女教師。前日路小五的妻子門氏當官發賣，卻是徐國公府裡買了去。老國公愛他是河南人，河南為天下之中，歌唱詞曲，正要用中州韻，便著他做個教師，教一班女樂。那知這門氏只曉得唱些盲詞難調，不曉得唱諸般戲曲。他向聞有個名妓馬幽儀，才藝出眾，因荐與老國公道：“若要教習女樂，須得這個女子來方妙。此女現今在開封府。”老國公聽了他言語，特遣人到開封府尋取馬二娘。不想馬二娘于半月之前，有個使槍棒的遊方和尚，到他靜室裡來住了兩日。及至和尚去後，連馬二娘也便不知去向。眾鄰舍都猜道馬二娘跟了和尚去了。到得徐府裡來取他，已沒處尋覓。訪問鄰舍，知被和尚拐去，遂著落開封府，出了公差，要緝拿這拐婦人的和尚。公差們一時沒去追捕，思量要拿一個人來抵塞。那時開封府城內城外，要尋使槍棒的遊方僧，只有沙有恒最是出名。為此被公差拿住，著在他身上要馬二娘。若沒有時，便要解他到徐府裡去。沙有恒實不知情，大叫冤屈。那些公差誰肯聽他。正是：

門氏曾留一宿，馬氏從未一睜。  
前番是莫須有，今番是真正無。

沙有恒沒奈何，只得使香火道人來向董聞求救。董聞問了備細，說道：“教你師父不須憂愁，竟由他解去便了。那徐小國公與我最相知，他最愛的是武藝。你師父若解到那裡，或者因禍得福，倒有一番際遇，也未可知。我今正要往南京到任，少不得要見徐國公，當力荐你師父。今你師父若先起身，可先帶我一封書去，徐國公見了我的書，不但沒事，還有好處哩。”說罷，隨即修書付于道人。書中備言沙有恒與自己相知，是個老實和尚。拐馬二娘的，不干他事。又荐有恒武藝出眾，還求青目。沙有恒得了書，方才歡喜，放心前去。董聞又分付公差，路上好生看顧，不可難為他。正是：

向年鬍子連累鬍子，今日光頭連累光頭。多鬍的往往逢著災難，沒鬍的往往認做風流。從前拿錯的鬍子還虧得撫台釋放，今日捉差的光頭，何妨向徐府遨遊。丁推官借著別個和尚，辨明了這和尚盜情的冤枉，馬二娘跟了別個和尚，倒做了這和尚進身的引頭。算來總為一飯之德，以致有此兩番之酬。

董聞打發沙有恒去後，自己也便收拾起身赴任。因家中無人，留下父親董起麟與母親郝氏，妻子柴淑姿在家管理家務。分付妻子與妹子彩姑，好生侍奉爹娘。自己只帶幾個人，起身望南京進發，不在話下。且說馬二娘跟了使槍棒的遊方和尚去，不知所往。那和尚既非沙有恒，畢竟是那個？原來不是別人，卻就是常奇。一向常奇探聽得馬二娘僑寓開封府，為著他不肯接客，在家出家，甚有烈性，心上好生敬愛。意欲取他到來，做個壓寨夫人，以踐前盟，因與寇尚義商議要扮作客商到開封府去。又想官府正畫影圖形的捉拿逃犯常某，開封府裡眼明手快的公人又多，鬍子面龐又容易斷認，如何去得？為此算出一條計策，竟削髮剃鬚，扮作使槍棒的遊方僧。于路沒人認得，一逕來開封府。問到靜室中，與馬二娘相會。馬二娘初時見了，還只道那裡來的野和尚，不去理他。及仔細端詳，方認得是常奇，一時又驚又喜，正不知他為甚把鬚髮都剃了，做了和尚。正是：

美髯公今不可見，烏將軍已沒處尋。未識吟成幾個字，豈徒捻斷兩三莖？幾回口角無覓處，前日何其暗；忽聞毛裡有聲傳，今日失其深。尉遲恭為甚變了唐三藏，陸士龍為甚化作支道林，那一個降龍羅漢把你龍鬚撥，那一個伏虎禪師將你虎鬚侵。疑是護法伽藍現比丘相，不是問疾居士說維摩經。但見頭嘴一般光塌了，難比陰陽二處黑沉沉。

當下馬二娘會著常奇，兩個各敘闊懷，馬二娘問道：“你幾時出家的，如今在何處寺院安身？”常奇道：“我並未曾出家。只為要來會你，故權扮作家人模樣，路上好行走。”因把別後如何殺了列家父子，如何被捉，如何脫逃，如何遇了寇尚義，做了山寨之主，細細述了一遍。馬二娘也把別後之事訴與常奇知道。遂留常奇在靜室裡宿歇，重講舊好。枕席之間，十分歡暢，但見：

一個新剃鬚的和尚，下鬍子依舊成雙；一個不落髮的女尼，小和尚忽然來觸。道姑未嘗披剃，偷和尚算不得光打光；僧人本是綠林，宿青樓還是俗對俗。何必如佛印之遇琴操，守得禪性堅牢；也不比五戒之戀紅蓮，恐怕山門沾辱。門婦人人寺尋和尚，便是新知乍逢；馬二娘開戶接僧人，只算舊緣重續。沙有恒險生瓜李，果不當納履整冠；常善變盟訂絲蘿，又何妨憐香惜玉？老常特地別尋一個道姑，仍尋著馬二娘，並非薄倖負心；馬氏特地私偷一個和尚，原偷了常善變，可謂情真性淑。一向巫山夢杳，不雨不雲；今夜藍橋路通，既露既足。不是出家人改出家心，正是從良妓遂從良欲。

常奇在馬二娘靜室裡靜住了兩日。大家說起董聞相救之德，十分感激，常奇意欲去與董聞一會，又恐蹤跡盡露，惹出事來，遂不敢去，連馬二娘也不去謝別董聞了。兩個只暗暗相約，常奇先去城外僻靜處等候，隨後馬二娘收拾隨身細軟，在鄰舍面前只說要往城外佛寺裡燒香。出了城會著常奇，改扮男妝，僱下船只揚帆前進。前途早有寇尚義差小嘍囉棹快船來接著，竟往寨裡去了。有詩為證：

白鏹掘來借仙語，紅裙拐去托僧游。  
或仙或釋何當是？兩下皆為風馬牛。

看官聽說，那常奇既做了山寨大王，要擄掠別個婦女上山，有何難處？他偏要尋這一個舊相知的妓女，雖冒險有所不辭，可謂不負心的男子。馬二娘既是名妓，要尋別個王孫公子從良，有何不可？卻偏為著一個犯罪在逃的常鬍子，杜門謝客，甘心出家；及相會之時，知他做了草寇，又見他改了身相，也並不棄嫌，一逕相隨而去，可謂識英雄的婦人。不知其事者，只道馬二娘一向假意出家，今日忽隨了和尚私逃，青樓中人，其言語總難准信。有好事的編成一隻《駐馬聽》的曲兒笑他道：

假意修行，笑殺青樓那有真？揮殘珠淚，燒盡香疤，誓遍神靈，一朝憐取眼前人。從前舊約渾無准，奉勸王孫大家仔細，莫把煙花信。

又有好事的，笑那些出家的婦人，凡一應尼姑道姑，都不足信，亦照前腔，編成一隻曲兒道：

假念彌陀，笑殺尼姑與道姑。極樂世界，和合多僧，無凝恒河，色空空色意云何？慈雲法雨憑施布，悟徹虛無，把靈山撇卻，進入巫山路。

又笑那沙有恒的，說他向來把路小五的妻子門氏留宿庵中，以致路小五唆撥喊人扳害；今番拐馬二娘的和尚，不是他是誰？只照前腔，編成一曲道：

照命托星，笑殺遊方沙有恒。一宵盲婦，幾夜青樓，百口難分，慧刀未斷兩雲情。菩提水向紅蓮浸，馬去門存，今接徐府，好把前歡訂。

這幾只曲兒傳將開去，各處流播。此時董聞已將至南京，于路聽得有人傳誦此曲，因想到：“馬二娘果然可笑！他既與常兄有終身之約，初時杜門謝客，後來矢志修行，我只道他是個有烈性的女子，卻怎的忽背前盟，隨著遊方僧人去了？正不知這游僧是何人，拐了他到那裡去。我今到南京，須對徐國公說務要跟尋馬二娘，緝拿這游僧來重加懲治。一來可為和尚宣淫、青樓薄倖之戒；二來不虛了徐府之求；三來也辨明了沙有恒的心跡。”意中計策已定，不一日，來到南京。往國子監到了任，京中大小各衙門，應投揭投帖的，一一都投到了。見過徐老國公，便來與小國公徐繩祖相見。各道契關。國公稱謝道：“前者貴座師莊太史來，稱道先生相念之意。又承附致書幣賜賀，不勝愧感。”董聞逡巡遜謝，因說起沙有恒之事，國公道：“前接台翰，已致老父，並不曾難為他。”董聞道：“馬氏實非有恒拐去。但那游僧，必須緝拿正法。若拿獲游僧，即獲馬氏，便可應尊翁老國公之命，而有恒心跡始明矣。”國公點頭應諾。董聞別後，國公即差人齎文往開封府投遞，要跟尋妓女馬氏並緝那拐他的和尚。董聞也寫書一封，寄與虞二府，要他致意本府太守與捕廳，廣差捕役，緝訪馬二娘並游僧蹤跡。虞二府得書，隨即轉致府廳。本國又奉了徐國公之命，便一面差役緝捕，一面遍張告示，稽查游僧。寺院中凡有遊方和尚，務必要查詢來歷。如來歷不明，即是奸僧，立時拿解，又移文各處省會一體嚴行稽察。正是：

楚國亡猿，禍延林木。  
開封失妓，累及諸禿。  
好名歸道，道士受福。  
惡名歸僧，僧人命促。

且說常奇在山寨中，早有操事的小峻華，把這各處查察游僧的消息報上山來。常奇聞報，便對馬二娘說道：“我今剪鬚剃髮妝了和尚，沒人認得。正要下山去走，不想他們又扯遊方僧盤法起來，教我怎好下山去？”馬二娘道：“你如今又要下山去做甚麼？”常奇歎口氣道：“我今雖取得你來完續舊盟，只是這山寨裡怎做得你我安身立命之處？若論我胸中抱負，縱不能學虬髯翁獨帝一邦，稱孤道寡。也須如班超萬里封侯，威震邊疆。如何區區作赤眉銅馬的勾當，卻不辱沒了我？就是你這般才色，縱不學飛燕、玉環侍奉至尊，也須做一品夫人，受五花官法，如李靖、韓世忠之妻，才不枉了你這雙識英雄的俊眼。如何區區做個山寨中的壓寨夫人，卻不又辱沒了你？為此我一心要離了山寨，移名改姓，圖個出身。”馬二娘道：“相公所言，正合妾意。既有此心，何不仍舊蓄髮？原在家人打扮，只剩了鬚鬚料也沒人認得了。”常奇道：“這又使不得。現今官府畫影圖形的拿我，向年我又在江湖上走過，人都認得我形貌。雖剃了鬚，只怕像曹孟德戰敗割鬚之時，起初認長鬚的是曹操，後來便認短鬚的是曹操，如何是好？”一時左思右算，苦無長策，好生憂悶。正是：

為僧既不可，還俗又堪危。  
進退維谷處，英雄空自悲。

兩個正說話間，忽有小嘍囉報上山來道：“朝廷差內官二員，往各處採辦御用東西。現有許多跟隨的小太監在前山經過。”常奇聽說，便分付小嘍囉傳下號令與山前桓、陸兩家飯店中，“如有小太監到店來，可密拿一個來見我。”小嘍囉領命而去。至次日，桓家飯店裡早拿到一個小太監並五七個從人，解上山來。原來桓家奉了常奇號令，恰好有一個小太監，同著一行從人入店歇腳。桓家把蒙汗香點將起來，又把蒙汗藥的酒與他們吃了，一個個都昏迷跌倒，便用繩索縛綁，解投山寨。比及他們醒覺時，已解到山上了。常奇看那小太監身邊有一面牙牌，上面刻著“太監府奉差內官平易”九個字，又有內監府印信路引一紙。常奇看了沉吟半晌，歎道：“這太監姓平名易，平者常也，易者變也，倒像我常善變移名改姓的。”便取了他的牙牌、路引，分付將他並從人們都軟監在寨後，馬二娘問道：“相公拿這小太監何用？他的牙牌、路引，要他做甚麼？”常奇道：“我得此牙牌、路引，倒是我下山的機會。如今有個計策在此，但恐你心上不悅。”馬二娘道：“你且說有何妙計？”常奇道：“我若頂了這太監的名色，把牙牌、路引做了護身符，便衝州撞府，再沒人阻擋了。只是要頂冒太監，必須割勢，不能再與卿為雲雨之歡，恐非卿之所願耳。”馬二娘聽罷，慨然道：“妾昔年與相公別後，便杜門謝客。後聞你犯罪脫逃，即矢志修行，已不望此生再得與你相會。不想今日重得聚首一番，我願已足。你既英雄氣盛，自當兒女情輕。妾何敢貪戀朝雲暮雨，誤你冲霄之志乎？”常奇聽說，大喜道：“你若不以此為嫌，足見高明。”兩個計議定了，常奇便對寇尚義與習風說知此意。

寇、習二人好生驚訝。寇尚義道：“當初司馬遷被漢武帝把他來下了蠶室，是君命難違，不得已受此刑法。今兄長幸得脫逃在此，正好山頭望廷尉。何故無端鬻割，自比刑人？”常奇道：“我今鬱鬱居此，冥冥無聞，不能雄飛，無異雌伏。若借內監名色，下山遠游，尚有際遇，博得個功書竹帛，名垂鐘鼎，是身雖失了丈夫之形，人卻建功立業之意。”寇尚義道：“何不俟待朝廷招安，卻欲急離山寨，先把身體來傷殘了？”常奇道：“賢弟所見差矣！我輩嘯聚山澤，安得朝廷降詔招安？除非攻城掠地，割據州縣，使官兵無可如何，那時朝廷方肯下招安之詔。但若如此做作，必至殺人害命，傷民病國，又豈仁人君子所忍為？我今決意離此山寨，別作商議。不是我執意要拋撇二位賢弟，其實大丈夫安身立命，不可不想個長策。”寇、習二人苦勸再三，常奇卻決意要行，取酒與馬二娘對酌，喝得酩酊大醉，竟把那話兒一刀割落了。寇尚義忙去寨後喚出那小太監來問道：“你內官家，必知醫救鬻割之方，快說出來！醫好了，我這常大王饒你性命。不然就要砍了。”那太監驚慌，果然把內務府醫治割勢的妙法一一說出。寇尚義請醫生依方合藥，替常奇敷治調理，一面蓄起髮來。不上兩月，便已無恙。蓄髮已長，精神如舊，鬚根盡脫，聲音也都變了。常奇笑道：“古人欲變聲音，至吞炭為啞。我今不須吞炭，聲音已變。這番下山，更無人識我矣。”便教把平易一行人依舊軟監起來，休要放走了。自己頂了平易姓名，把他的牙牌、路引藏在身邊，打扮做太監模樣。眾人看時，竟宛然是一個太監。但見：

大和尚雖蓄了髮，小和尚倒割了頭。從前上鬚子的鬚雖然剃了，還有下鬚子的鬚依然無恙。如今下鬚子的根一朝脫卻，連那上鬚子的根一旦都休。梁山泊上魯智深，忽換了童樞密的角色；平妖傳中蛋和尚，頓做了雷兄恭的同儕。一向出家未嘗無家，倒

把美妓取來壓寨；今日還俗實為斷俗，反把色根斬絕不留。若教仍去出家，決不學懷義的勾當；倘若選他人侍，斷無有繆毒的風流。那知他剃髮不入叢林，原不為空門所納；到如今淨身不棲宮禁，也不為大內所收。一扮唐三藏，再扮魚朝恩，初不改叫髯公的豪性；既非晉支遁，又非秦趙高，仍懷著尉陀王的雄謀。蹤跡真如魔怪幻，機權能使鬼神差。

常奇既淨了身，即擇日下山。寇尚義與習風治酒送行，就請馬二娘出來一同話別。寇尚義道：“兄長去後，我等便請大嫂做山寨之主，聽其節制。”馬二娘道：“寇叔叔說那裡話？我是個婦人，又沒武藝，如何做得寨主？”寇尚義道：“大嫂無武藝卻深通筆墨，正好運籌帷幄。不必推辭。”當日便請馬二娘與常奇居中而坐，寇、習二人列坐兩旁。酒行數巡，習風道：“兄長此去，若有好處，必須帶挈我們。”寇尚義道：“兄長之意，莫非謂近來內侍們少有賢者，故不惜身為內侍，將學漢之呂強、唐之張承業乎？今朝廷好尚文墨，要內監讀書識字，特命司禮監選太學生去教習他們。以兄長之才，得侍天子，必能深受聖眷。那時請一紙詔書，招安山寨，我等俱受光榮矣。”常奇道：“賢弟不知我心。我雖淨了身，決不屑與貂璫為伍。不過借作藏身之法，使過都越國，沒人譏察耳。”習風道：“如今兄長待要到那裡去？”常奇道：“目今天下太平，車書一統，惟百粵一帶，聞常有外邦犯順。此志士立功之地也，我欲往那邊走走，務要烈烈轟轟做出一段事業來，才顯得我英雄作用。”寇尚義道：“兄長高見非他人所及。我等今後只謹守山寨，聽候好音便了。”當下席散之後，常奇與馬二娘並寇、習二人別過，選心腹小校五六人，扮做伴僮，鮑雨等在其內。身邊暗藏利器，仍帶著彈弓、彈丸兒，騎著馬下山而去。所過之處，有牙牌、路引為照。人都認是上用的，奉差往各處採辦物件的，誰敢道個不字？常奇于路無阻，急急前行。不則一日，來到粵中地面。聞得往來行人傳說關外有個番邦，叫做華光國，頗有犯順之意，常常有兵卒近關窺探。常奇聽知這消息，暗喜道：“若果有外國犯順，正是我建功立業之秋了。”卻又想到：“我已改了形相，頂了姓名，不便去投軍效用。不若走出關去，闖入番邦，相機而行，倒可圖個出身。”算計已定，來到關津渡口。此時正值初秋天氣，常奇在守關將士面前，只說奉差往關外採取蟋蟀。眾將士都曉得宣德皇帝好鬥蟋蟀的，又見有牙牌、路引，誰敢攔阻？連忙開關放出。常奇出了關，又行過了幾日，看看出了中國地界，將到番邦上了。常奇把隨從伴僮鮑雨等五六人都打發回來，分付他們只說是內監府差回之人，賺入關去，仍回山寨，“拜覆寇、習二頭領和馬二娘，說我往外國去了。將來若聞百粵之外有異人舉快事，是我奮志之時也。後會有期，各自保重！”鮑雨等領命拜別而去。常奇獨自一人一騎望前而行。又行過了許多路，但見：

平沙漠漠，野草淒淒。飛鳥翔而不下，走獸挺而靡依。崑崙不知何處，宿海杳其難稽。遙瞻京關千重隔，回首家鄉萬里餘。征夫到此皆掉淚，壯士當斯也皺眉。獨有英雄心似鐵，掉須前往更無疑。

常奇正行之間，忽見前頭塵頭起處，一簇人馬約有一二百騎，蜂擁而來。仔細看時，都是些奇形異相的番兵，手中都拿著弓箭。後面簇擁著一位少年女子，騎在一隻大白鹿上。那女子怎生打扮，有詩為證：

秋水為眸玉作肌，一彎貂尾鬢邊垂。  
丰神綽約誰堪比，疑是昭君出塞時。

常奇看了，正勒住馬讓他，那打前隊的番兵，早開弓發箭，朝著常奇射來。常奇眼明手快，把鞭稍只一撥，箭已落地。那番兵打著番語道：“好蠻子！”一頭說，一頭又射一箭來。常奇不慌不忙，將身閃過，用手只一綽，把箭綽在手中。眾番兵都喝聲彩。早驚動了隊裡一員番將，躍馬向前，也來射箭。常奇卻取出彈弓、彈丸兒，扣得端正，等他箭來時，刺斜裡放一彈去，正打中那箭桿，把箭兒橫打開去，眾兵將不覺齊聲喝彩。那女子騎在鹿上，望見常奇這般做作，也暗暗稱奇。分付眾人，休要只顧放箭，自己拍鹿角一拍，跑向前來叫道：“那漢子可過來相見。”常奇便下了馬，進前聲喏，那女子見常奇是內官打扮，便問道：“看你像是京師裡用上的人，為何來到這裡？”當下常奇言無數句，話不一席，有分教：波翻浪起，人情反覆堪驚；路轉峰回，世事變遷難料。正不知道這女子是誰，且看下卷分解。